

热历史

王维的秋天情思



□王玉美

王维是唐代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鼎立诗坛。在他笔下，秋天是绚烂的，是静谧的，是闲适而安宁的，它给人以最美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品味藏在王维诗句里的秋天情思吧！

王维在秋天，是怡然自得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是王维的传世之作，堪称唐诗中的山水名篇。这首诗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觉。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古人说：诗言志。全诗生动表现了幽清明净的自然美，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王维在秋天，是安闲悠然的。“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这是王维写给裴迪的酬赠诗《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首联和颈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山水田园风景画——你看，诗人拄着拐杖伫立于柴门之外，迎着风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落日、墟里孤烟，那安逸的神态，潇洒的闲情，和陶渊明多么相似。唯有从容的人生，才能消解世间所有的喧嚣与纷争。只有淡定的心境，才能面对尘世所有的挫折与坎坷。

王维在秋天，是积极乐观的。“寥廓凉天静，晶明白日秋。圆光含



▲南山体育公园“王维”雕像
记者 刘亚 摄

万象，碎影入闲流。迥与青冥合，遥同江甸浮。昼阴殊众木，斜影下危楼。宋玉登高怨，张衡望远愁。馀辉如可托，云路岂悠悠。”据说，这首《赋得秋日悬清光》是王维写的一首应试诗，是一首异于他人的乐秋诗。诗的开头，王维便极力的赞美秋日：天空寥廓，环境清凉幽静，秋天的太阳特别明亮。太阳光包罗万象，光影倒映在安静的河中。为全诗定下乐秋的基调。古时，宋玉登高埋怨秋气，张衡望远产生秋愁。太阳余辉如果可寄托，仕宦之云路怎会遥远？尾联一反上联之悲凉情调，王维却说：太阳余辉如果可寄托，仕宦之云路怎会遥远？表达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王维在秋天，是隐逸悠然的。“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岂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写作这首《早秋山中作》时作者四十多岁，当时朝政日坏，王维郁郁失志，所以向往隐逸生活，以此抒发

一个隐士的情怀。他想回到东溪守着故居，到了秋日，草堂边蟋蟀叫得更急，黄昏时深山里蝉鸣徒增悲意。柴门前寂寞冷清车马不到，空林中我独自与白云相依。最后二句写诗人隐居山中，门庭冷落，过着闲适、恬静的生活。每天在林中散步，独与白云相伴，如闲云野鹤一般，充满幽居的情趣。

王维在秋天，是凄清思念的。“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秋夜曲》是一首写秋夜相思的诗。前两句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诗人描写了一种清冷的景象，以此为“背景”，再写女主人公的“衣着”，以衬托其孤寂。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接写“弹筝”的行动，似迷恋乐曲，实际上以乐曲寄情。末句画龙点睛，通过正面抒情，对思妇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生动深刻的刻画，顿觉无限幽怨之情跃然于纸上。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少妇独守空闺，沉浸于相思，不忍更衣；借弹筝自遣寂寞，又不忍回屋。诗人借用女主人公心理活动来展示其独守空房的哀怨，曲尽其妙；代写思妇心境，抒发内心空虚的痛苦，更显深刻细腻生动，流露出女主人公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怨情。

王维在秋天，是孤独神伤的。秋雨之夜，不免孤独，王维也不例外。《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王维他苦行斋心，除饭僧施粥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个秋夜，他在空堂时独自坐到很晚很晚。他听到山间野果在秋雨中落下，看到草中虫子到灯下来低鸣。时光流逝，青丝变白发，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佛教，清除七情六欲，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

秋天是美丽的，它没有浮躁，没有喧嚣，有的只是宁静、深沉与成熟，它让我们在时序更替中学会了从容与淡然。（《山东工人报》）

生活史

古代也有“律师”

□闵卓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属于舶来品，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成文法的颁布，类似于现代律师的“讼师”就已经兴起，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指导民众进行诉讼并撰写诉状。据已有史料记载，春秋末期的邓析可以算是“讼师祖师爷”，《吕氏春秋·离谓》云：“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可见邓析不仅事实上开始代人诉讼，而且收费也相当“亲民”。

秦以后，因社会、文化等原因，“讼师”的生存空间一度被压缩。直到唐代，随着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社会风气的兼容并包，“讼师”行当迎来又一发展时期。以至于官府为了遏制“斗讼”的风气，管控部分“讼师”擅自在诉状中增加内容以及诬告等行为，出台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唐律疏议·斗讼》记载：“诸为人作辞牒，加赠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赠罪重，减诬告一等。”

两宋时期“讼师”职业迎来了“黄金时代”。这个时期不仅从业人数激增，而且民间首次出现了教人撰写法律文书的教材。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云：“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侮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同时，被官府承认的合法执业机构也出现了。宋代李元弼所著的《作邑自箴》记载：“写状抄书铺户，每名召土著人三名保识，自来有行止不曾犯徒刑，即不是吏人勒停，配军（拣）放。”这一点对“讼师”行业的职业化十分重要，因为在宋代以前，民间“讼师”们几乎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代讼活动，很难形成行业规模，尤其是在官府的刻意压制下，极难在全社会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北方新报》）

古风

宋代的婚姻观念

□吴钧

唐宋之际，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变迁，也带来了婚姻观念的转变。宋人郑樵发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宋代之前，士庶不通婚，社会等级的壁垒森严；入宋之后，士庶之间的界线已被突破，庶民可以通过科举晋身为士绅，通婚更不在话下了，“婚姻不问阀阅”乃是大势所趋。

同时，宋代兴起的商品经济热潮，也在重塑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从另一个方向推动了宋人婚姻观念的转变：不问阀阅，只问资财。这一现象宋人也观察到了，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同时代的郑至道也说：“今之世俗，将娶妇惟问资装之厚薄，而不问其女之贤否。”

士人娶妻“直求资财”，富户也以丰厚的资产吸引士人结亲，甚至出现了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之风：每到科考放榜之日，土豪们都涌到榜下抢新科进士当女婿。北宋朱彧的《萍州可谈》记录说：“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一出手就是一千多贯钱，直砸得寒门出身的新科进士晕晕然。当然也有不愿意迁就土豪的士子，却苦于被土豪一家子捉着，走不脱身。曾有一新科进士，年少有风姿，土豪们都想抢他做女婿。放榜之日，少年即被一群健仆强行带至一豪宅中，然后出来一个穿金紫衣裳的土豪，对他说：“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更归家，试与妻商量如何？”围观的众人“皆大笑而散”。“榜下捉婿”虽是富商主动巴结士人，但如果士庶的通婚限制没有突破，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从婚姻重门户到重资产，反映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在“身份”“门阀”之上的阶层壁垒失效了，资本已经获得了打通阶层壁垒的力量。这也是近代化的表征之一。（《现代家庭报》）

文史拾零

包浆之魅

□米丽宏

“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传奇剧本《桃花扇》开篇一曲《蝶恋花》，老道士以满面包浆的古董自喻，也算恰切。

古董，是孤迥于世的时间之物。它们被光阴之手长久摩挲，多半在表皮形成一层浆水凝结般的薄膜。这层膜，就是包浆。

包浆后的器物，多了一份润意，不僵不燥。像那玉器瓷器，温润凝脂；石器木器，滑熟润亮。金银铜铁、文玩碑拓、布匹纸张等，时间久、摩挲久了，也会生出包浆。一轮轮温柔的抚触，将“贼亮、燥气”轻拂去，换成一种沉静幽妙的光。

包浆附着于物，只是浅浅的，如水，如泽，如光，如幽魅之气。那么

轻淡，好像就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梦幻，可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就好比，美人之态，山水之翠，诗文之冰雪气质。一团光晕从遥远年代穿越而来，告诉你它的恒常，它的万物同体，它从光阴中飘然而至的温情缘分。

它蕴含了天地造化、温度质感，融合了太多人与物的交集。

裹了包浆的器物，有一种温驯古意。青铜器的锈迹，翠如碧玉；古砚台的墨锈，斑斑点点；秦汉印上的墨花粉彩，烟云飞驰；一把上古宝剑“喇”地出鞘，暗绿色剑体闪一道光芒……这是包浆的魅力。沉静，稳妥，平淡，天真。包浆也作“宝浆”，宝物的宝，宝贝的宝，宝贵的宝，犹言其价值。

包浆的生成，是因饱经岁月的

沧桑流离。那器物一定有过隐匿、封存的沉黯，有过光阴、人手与泥土的磋磨，有过似水流年，有过物是人非，有过一代一代的风流传奇。如今落花流水人去，从时间怀抱里逃脱的“旧物”，昭示的，是生命的韧度。

包浆，又像一层介质，缓冲了阻隔，使人与物之间生生多出了一份缱绻情怀。陈老莲《品砚图》里那方砚上，有好友祁彪佳用生命和手泽养出的包浆，弥漫着老友的精神体温；白居易《太湖石记》里的石，是得水汽滋养、土气熏染的天然之物，天地赋予的包浆，昭示着某些自然大道；明代治印学家沈野，尤喜鱼冻石，认为印上的筋瑕，由天地造化而成，更显古色天然……

（《牛城晚报》）